

【第十四屆林榮三文學獎·散文獎首獎】

散文作品名稱：〈洗事〉

作者：胡靖

手機叮叮噹噹響起來的時候，門外的洗衣機也剛好咚地一聲停止運轉。我翻個身，看群組裡仍在加班的同事傳來一排簡報和貼圖。

前幾週趕出來的報告被退回了。會議上，有大半討論圍繞在簡報第三頁，男女主角的星座血型設定。其他組編劇提出：「如果男主角是A型天秤座，根本不會對女主角動心。」

A型天秤座，那是怎樣的性格？我靜靜聽著同事細數每一星座的特質，好像更不懂了。如果流著不同型的血液，如果早生幾天，我就會因此說服不了你嗎？

和其他編劇碰面之前，我曾以為團隊裡全是編劇新手。面試的時候我把作品印給製作人看，裡頭甚至連一篇劇本都沒有，他是因為什麼原因挑選我加入？首次會面，他說我們公司要製作一齣情境喜劇，這個社會太沉悶了。

常錄影到深夜的同事日子也過得很沉，聚餐的時候她說起好幾次深夜歸家，將堆積成山的髒衣服丟進洗衣機，按了開關後倒頭就睡，隔日慌張出門，壓根忘記晾曬的事，再次想起來的時候已經經過一個日夜，只得重洗一次。「來來回回洗了三次，衣服竟然被洗破了。」她一臉不可思議。一個圓桶型，沒有任何爪子尖銳物的機具，竟然能有這般撕裂的力道。

租屋處裡的洗衣機，放置在走廊底端的陽台，即使我的房間和它之間，還有層層輕薄夾板隔成的許多房間，它仍然以聲音驅近，每晚隔著門板發出擊打的悶響。

我提著洗衣籃去陽台，將糾結成一團的衣服搬回房間，邊拆著衣服結，邊按下電腦電源，準備和同組組員開線上會議。前幾天主管說劇本的理想設定，是一對新婚夫妻的家常故事，但我們團隊裡甚至沒有人經歷過婚姻，那就像一個從來不下廚的人要編寫一本食譜那麼困難。

到職前的編劇課上，隔壁的女大學生舉手發問：「我想寫一個貴婦的故事，但沒有嫁入豪門，該怎麼寫？」全班同學都笑了，當時我對編劇這職業滿是幻想：午後提筆電出門，找一處日光溫煦的角落寫稿，即使稿債高築，仍有餘裕好好地吃一份正餐。然而現實卻是，晚上消夜時間，我們一行人在速食店會合，先派一個人上樓占位子，其他人排長長的隊伍，點一份能一邊吃一邊使用電腦的簡單餐點。速食店二樓坐滿自習的高中生，遠看像圖書館的光景，一走進，卻覆蓋一層香酥氣味。

餓了一整日，我們個個吃得滿手生香，等到談起正事，卻進入飯飽人痴的恍惚狀態，互相僵持消耗著。一會兒垂目思考，一會兒結結巴巴地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，有時終於生出有趣的點子，卻發現難以執行，或不符合電視劇的架構。

繆思會出入這種人聲嘈雜，毫無文藝氣息的地方嗎？我們陷在座位中，好不容易告一段落，立刻搭捷運四散，回租屋處盥洗更衣，再繼續線上會議。

回租屋處後最要緊的事，是抱著裝滿盥洗用品的臉盆到浴室前占位排隊，浴室門口的長條沙發上，排滿各色塑料臉盆。臉盆等同於滷味攤的菜籃，可以充作排列順序的號碼牌，一人一盆，全員到齊才能進入。沒有排到浴室的人，趕緊去蒐羅髒衣服，或許還來得及在另一列洗衣機的隊伍中安個位。

臉盆卡位後仍不能鬆懈，需要時時刻刻留意浴室裡的人出來了沒有，有時一不注意，錯過了時間，後面一位立刻插隊溜進去，鬧得雙方不愉快。後來幾個謹慎的室友學會在長廊間聽聞水聲，快要輪替到時，就坐在門口的沙發上滑手機等待。

有時我會想，這麼細瑣的家常事，值得每晚這樣氣急攻心去計量嗎？然而聽見浴室門一開、洗衣機台一響，我仍又奔走去了。十餘個人共用一個空間，一個機台，暗地裡不免有太多種生活習癖勾結在一起。

我常趁著洗澡的時候將內衣褲丟在腳邊的盆子浸泡，等洗完頭髮身體，再從雪白的泡沫中撈出布料刷洗。此時是奔波後的偷閒時刻，在隱蔽狹窄的浴室裡，撈出一條沾了月信的內褲，也能結結實實地搓洗、擰壓，一陣子後水色轉紅，浴室裡的雲霓隱約瀰散著血的氣味。

已經忘記初次手洗內褲是什麼時候的事，只記得它占去我整個青春期中，許多個上學遲到的清晨——早過了應當出門的時刻，我仍然鎖在浴室裡搓洗髒汙，一邊咬牙切齒地回應著父母的催促。為什麼這些時刻特別難以啟齒呢？或許是布面上的痕跡洩漏了我不願面對的成長。

將內褲擰乾之後，還要排長長的隊伍等待脫水，若時間太晚，只能徒手擰乾，直接晾起。某次午夜我將衣服丟進洗衣機，鄰近陽台的房客立刻衝出來拔插頭以示抗議。

晾衣服的区域恆常客滿著，布料長長垂掛，要靠近洗衣機得彎腰欠身地走，否則便像走過一張簾子一樣地刷頭頂。有幾件衣物長年掛在陽台，經過風吹日曬，纖維鬆

脫得像一張薄脆的紙，版型塌陷斷裂。它們的主人去哪了？我問了隔壁的室友，衣服是妳的嗎，她看著衣服頓了頓，說應該是前幾任房客遺留下來的。

洗衣機旁仍有兩桶衣物等待著清洗，我將一盆濕淋淋的內衣褲排在最末端。機台縮在角落發出低鳴聲，即將解體一般地搖晃，表面都是斑駁的刮痕。當初設計者為什麼要嵌一片透明的玻璃在蓋子上？真的會有人拉長脖子，觀測裡頭的水渦嗎？



工作以後，房間桌子上多了一張紙條，提醒自己每個早晨夜晚要登入公司網頁打卡上下班。每一週，編劇只進公司一到兩天，其餘時間幾乎是相約在外頭或線上開會。

久未碰面的朋友聽到這樣的工作模式滿是羨慕。她是節目部的助理，終日轉來轉去尋找道具，像生活裡永遠丟失一件物品。偶爾錄完影，錯過公車捷運的末班車，只能騎腳踏車回家。好幾次我在半睡半醒中接起她的電話，「巷子裡好暗，你繼續說話，出點聲音。」她將手機開擴音，放在腳踏車前面的籃子裡，於是整條街都會聽見我們一掠而過的笑語。

後來某次她說做不下去了，訥訥地說，「我的房間好像被公司占用了。」我只是安靜聽著，知道隔天她依然會去上班。

那陣子我們團隊的每一餐飯、電腦手機，也像是與工作共用，私人的部分全與公事交纏在一起。群組裡累積好幾份同事回收來的婚姻問卷，幾乎都是在會議中報告過，再被主管退回的。我們分頭進行更多的田野調查，看一部又一部美國喜劇，卻似乎沒有太大的幫助，編寫劇本的進度仍然維持著零。

某一日我在開會途中，收到朋友傳來的訊息，說人力銀行的網站上，仍然刊登著編劇團隊徵人的消息，這個團隊會擴編到什麼地步呢？後來主管提到這齣劇是台灣少有的生活情境喜劇，只要成功了，會有更大的市場要求和編劇們合作。我卻滿腦子想，再寫不出令人滿意的劇本，就會被替換了嗎？



開會隔天，把沾了汗漬的毯子拿去清洗，卻發現洗衣機咕嚕咕嚕發出奇怪的聲響，是排水功能壞了嗎？它愈轉愈慢，到最後幾乎是不排水地空轉著，前一個室友洗的衣服全濕淋淋地浸泡在水窪裡，她只好將衣服一件一件徒手擰乾、張掛。水珠沿著衣角落落，整個陽台滴滴答答地下起細雨。

我只好出門，抱著一籃子的髒衣服和一把硬幣到樓下二十四小時的洗衣房，排隊等空的機台。

有人在洗衣機的蓋子上貼了故障告示，仍有室友不死心地將少量衣服丟進洗衣機。他按了電源鍵之後，機台掙扎著搖晃，接著燈號閃爍熄滅，無法接收任何指令，最後只能將插頭拔除。

比較勤勞的室友開始手洗每一件衣服。每個晚上，流理台邊擠滿了待洗的一盆盆衣物，他們將領口袖口噴上衣領精，再從櫃子裡取出洗衣板、蘇打粉、白醋和各式軟刷，複雜而精密地洗滌起來。

我的手機仍然在每一晚震動著，時不時螢幕就忽然亮起來，是同事們想到了新點子，或有一份簡報傳進來。有時在房間，有時在洗衣房，我斷斷續續地回覆、查收，有時零碎到忘記我們最初要編的是一齣喜劇。

某日開會回來，長廊底端傳來洗衣機運轉的聲音。是終於修復了嗎？恰好從浴室出來的室友說，舊的機台底盤齒輪已經磨平了，房東不願意修，直接替換新的了。

啊，是什麼時候不知不覺磨平了呢，新洗衣機的蓋子上也有大片的玻璃，我伸長脖子一看，只見到水中載浮載沉的衣服，與自己的倒影。